

(十七)

獨白的變奏·對比的力量

——鄧阿藍〈兩眼老花——收看青馬大橋煙花匯演〉賞析

作者簡介

鄧阿藍(1946 -)，原名鄧文耀，筆名卡門、阿藍等。曾任職工廠工人、的士司機等，後於巴士公司工作。1960年代開始寫詩，擅寫草根階層的生活，詩風樸實而立意深遠。1973年獲第二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獎項，1998年出版詩集《一首低沉的民歌》。詩合集有《十人詩選》。

〈兩眼老花——收看青馬大橋煙花匯演〉一詩選自《一首低沉的民歌》。

內容與結構

全詩卅三行一氣呵成，不分章節。內容主要是兩個畫面的描寫，一是煙火匯演下的青馬大橋，嘉賓和觀看的群眾在慶祝歡呼；另一是獨居陋室的貧病老人，守着黑白電視在觀看煙花匯演的盛況。

要是再加深究，這首詩可劃分為五個部份：

- 開首四行（「一道大橋最長最長」起）描寫煙火絢爛的青馬大橋，是第一部份；
- 第五行（「舊舊電視黑黑白白」）起刻劃獨居陋室的貧病老人，是第二部份；
- 第十一行（「煙花上升不停爆發彩光」）跳回青馬大橋；然後，又跳回老人身上，這是第三部份；
- 由第十七行（「串串激光奏起音樂」）起，場景再轉回青馬大橋，這是第四部份；
- 然後，在廿六行（「一個白膠袋包着葯物」）詩人又把場景轉到老人的生活，並以此收束，是第五部份。

換言之，第一部分寫的是青馬大橋，第二部分寫老人，第四部分再寫大橋，第五部分再寫老人。至於第三部分，很明顯，是兩個世界的交錯。

這樣看來，詩的結構是兩個畫面的交相跳接，如一些電影般作平行式的剪接，最後黑白電視熒光屏上不斷飄下的雪花作凝鏡。其間的粘合，靠的主要是第三部分。

年月共橋長

第三部分的粘合力量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呢？

我們試再細看這六行詩句：

煙花上升不停爆發彩光

照射出長長長長長長長長的巨橋

灰白雪花飄灑下去
找尋工作的年月
曾經走過很多橋樑
老人呆視著撿拾的飯檯

自老人的「隱形」眼鏡（「兩眼老花眯着收看/好像已戴上一副眼鏡」）看出來的「新世界」，是彩光煙花，是長得驚人的巨橋，然後，「雪花」飄灑而下。這「雪花」，既是「新世界」裏煙花飄下來的火花如雪，更是「舊世界」裏舊黑白電視熒幕上閃現不休的干擾。重要的，是這兩種意涵、兩個意象的重疊。

這裏有一行詩句非常矚目。詩人故意連下八個「長」字，顯得青馬大橋是不尋常的長之又長。俗語常說老人家「行橋多過你行路」，這裏是讓老人霎時想起自己「曾經走過很多橋樑」，那奔波謀生的坎坷歲月呵，也曾為香港的基建繁榮而奠下一磚一石。老人的人生閱歷可謂豐富了。

肯定的說，詩人是有意透過兩個場景的交相跳接，來連接起新舊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並以此突顯獨居老人的生活和處境。

橋長，年月長。那邊的巨橋是這麼的長，於是在啟用的時候迎來煙花似瀑；這邊老人找尋工作的年月是這麼的長，於是，他得到一張眼前的「撿拾（得來）的飯檯」。

這是很明顯的對比效果。

意象的對比與戲劇效果

詩人的首要任務是以文字創造鮮活的意象。我們也可以從「對比」的運用去看本詩意象的經營。

全詩的主體意象是香港大型基建之一的青馬大橋。它是宏大而眩目的，詩人在第一行便連用「最長」一詞為橋的特點定位；然後，甚至連用八個「長」字去強調大橋的長度非凡，在視線上似無盡頭。對比簡陋的室內，僅能擺放破破舊舊的飯檯和電視。這是空間寬狹的對比。

更是兩個世界的對比。其一是繁華瑰麗的，充滿了色彩的魅力：穹空下不斷爆放的煙火，騰升直上，一時傾瀉化為金色瀑布，流水宛如黃金熔成，彷彿是用黃金打造的新世界。而串串激光幻影，加上人間鮮艷的酒色更添上了繽紛。獨居老人身處的世界又是怎樣的呢？只是單調的黑、白與灰。這裏詩人連用五個白色的意象：頭髮斑白、白藥水膠袋、隔夜豆腐、黑白舊電視和灰白雪花。屋內過時的「舊電視」機是哪來的呢？老人呆視着的既是撿拾來的飯檯，則那黑白電視機大抵也是撿拾來的？顏色和道具的對比加強了新舊兩個世界的差異。

不同的場景自有不同的人物，繁華世界的是賓客，華衣美服的紛紛在舉杯祝酒；另有形形色色的群眾，相繼地歡呼拍掌。在火光映照下，音樂聲和間歇地噼噼啪啪作響的爆破聲，交織成一個色彩繽紛、瑰麗動人的美麗新世界。那場面是鬧哄哄的熱烈，情緒是高漲的。另一個世界的老人呢，呆呆地獨守着一角的黑白電視，相伴的只是檯上的藥水、催租信和隔夜豆腐，黑白電視熒光屏上閃着不斷落下灰白的雪花，加上沙啞的雜音，在在都顯示：這是一間家徒四壁的陋室。詩人營造了冷清的場景，情緒低沉而傷感。這是在音效襯托下人物情態的對比。

單調的黑白和單調的雜音不就是弱者老人單調生活的寫照？多璀璨的繁華啊，他

們就是享受不到！這舊世界可能才是更真實的世界。可不要忽略首尾呼應的對比：開首是長長的大橋、高高的煙花；結尾是飄下飄下的雪花，同是「花」啊，卻是高低有別，貧富懸殊。

剝掉一切浮華。生活化的題材、自然的筆調、真誠的胸襟、可堪咀嚼的意蘊，成就了可貴的詩情。

獨白如何變奏

這還是一齣以獨白為形式的短劇呢！

詩朗誦我們都比較熟悉，也可能都欣賞過了。

這齣短短的詩劇，也是從朗誦開始的。當然，朗誦者必須掌握兩種聲與情的冷熱高低變化，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好第一和第四節的青馬大橋煙花匯演，與第二和第五節的貧病老人生活。

最重要的還是第三節。

仔細再看整首詩，絕大部分都是客觀的第三身敘事，朗誦者扮演的自然就是「敘事者」的角色，他用心地以興高采烈的聲調，去形容青馬大橋上的煙花匯演如何熱鬧繽紛，如何奪目迷人，然後，又以低迴同情的感覺，去揣摩獨居老人的病弱孤零。唯有這第三節，這敘事者才首次進入老人內心，有代老人發言的空間。

就是這八個字的「長長長長長長長長」。該怎樣唸這八個不斷重疊的字呢？敘事者不知不覺變身成為老人家。電視機上灰白的雪花飄飄，看到的不正是「我」糟老頭一生走過的橋和路嗎？「找尋工作的年月，曾經走過很多橋樑」。這走過橋樑，走過橋樑，走過橋樑……竟原來是我一生的寫照。

「找尋工作」和「走過橋樑」這兩行，明顯的不是第三身的敘事，不是由這「沙沙音色雜有沙啞」、「頭髮斑白」而慣於喃喃自語的獨居老人自己說出來，誰人會知道呢？

因此，我們這齣以獨白為形式的獨腳戲，以敘事者的客觀形容開始，以進入角色為關鍵，以往來於不同世界的感情與技巧為奧秘……。

試想像最後這一場吧：敘事者已經與老人融而為一。老人呆呆地獨守着一角的黑白電視，枱上只放了一袋藥、一封催租信和一碟隔夜豆腐，白白的電視雪花映襯下，夾雜沙沙低沉的噪音，雪花繼續飄下飄下飄下飄下……不斷飄下的雪花也是他心底拂不掉的雪花吧？燈光清冷，情緒低沉的老人微微地俯下頭來……他的病容更形慘白了。然後，這一區的燈光漸暗，慢慢地慢慢地收束在老人那慘白的臉容上。同一時間，另一區依舊煙火璀璨，人聲鼎沸……

然後，燈全滅。幕下。

以較客觀敘事式的「朗誦」開始，漸漸進入代言體的「戲劇扮演」，而以「朗誦」與「戲劇」融成一體作結。這首詩提供給我們別具一格的演繹天地。用這樣的角度去賞析鄧阿藍這首詩，我們是否會有更具體而深入的感受？

延伸閱讀

鄧阿藍的其他詩作，如〈仰望〉、〈飛馳〉、〈聽著音樂〉。

教學建議

西西的〈碗〉可以是由兩個演員演繹的獨白劇，呈現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鄧阿藍這首詩，既可以是由一位演員演繹的獨白戲；也可以是由一組演員朗誦青馬大橋的熱鬧，而由一位演員演繹獨居老人的孤寂，呈現的，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獨白，原來可以有很多可能。

教師選取一些文章（新聞報道就是最好的材料），讓學生分組設計，演繹成獨白體的短劇，會是很好玩的嘗試。

兩眼老花——收看青馬大橋煙花匯演

鄧阿藍

一道大橋最長最長
伸向無盡的海景
彩色噼啪閃爍
噼噼啪啪升得高高
舊舊電視黑黑白白
沙沙音色雜有沙啞
獨居老人頭髮斑白
雪花自熒光屏散落下來
兩眼老花眯著收看
好像已戴上一副眼鏡
煙花上升不停爆發彩光
照射出長長長長長長長長的巨橋
灰白雪花飄灑下去
找尋工作的年月
曾經走過很多橋樑
老人呆視著撿拾的飯檯
串串激光奏起音樂
煙花化成金色瀑布
流水如黃金熔成
沿大橋上傾瀉海面
觀禮嘉賓紛紛舉起酒杯
透過鮮艷的酒色
煙花爆放光芒
噼噼啪啪地四射
觀眾擁擠嘩嘩歡呼
一個白膠袋包著葯物

一份催租的公函
放在破舊的檯角上
一碟隔夜餸菜發出餿味
豆腐擺得冷了
恍如面色蒼白
老人視線模模糊糊
飄下雪花飄下飄下飄下飄下
1997.8.2

延伸閱讀

仰 望

拐杖挨在牆角上
他用報紙遮擋著
刺眼的日光
赤日炎炎暑熱
許多人架上太陽鏡
走進冷氣的車廂內
交通非常阻塞
路旁排著買樓的人龍
車輛停了下來
大車像一個個房間
業主暢泳後乘涼
靠在池畔的躺椅上
遠跳著峰巒起伏
碧綠連綿海面的景色
樹蔭遮著猛烈的陽光
屋主眺望出滿面笑容
好像房間打開門窗
迎著吹來的海風
售樓的廣告畫高掛著
他出神地仰望
汗水滴濕地面
獨腳的流浪漢
坐在路邊上
1997.12.27

飛 馳

趕上班的人們爭著招手
只得一架的士打開車門
公共汽車都擠滿了人
巴士站大排長龍
焦急地他們周圍張望
光陰正在樽頸的地帶流走
各種車輛按動喇叭
響著阻塞的地面

流線型列車一駛進地底
電腦駕駛的車速加快了
穿越漫長的隧道
像穿越時光
居住經常塞車的都市
市民從快速的地車中
找回了失去的時間

電動車門接送乘客
廣播的音響流動著
輸送的電梯流動著
月台上動感川流不息
速度帶動交通的網絡
暢通的流向四方八面
流出乘搭的想象
在空中全速飛行
螢幕播放太空的訊息
不停地加速飛馳
追趕上流失的時光
日子不斷退回來
輕輕撫摸著趕路的乘客

1998.5.24

聽著音樂

都會的車流
川流商廈間
溪澗河道交流不絕
成群行人走動
走成活活潑潑的游魚
岸上電動的玻璃門
會開合的瀑布
水聲匯奏音樂
出入的鳥獸昆蟲
哼著和諧的調子
陪伴來來往往的節奏
門前花槽擴展開去
花車遍地音色清香

忙碌的蜂蝶飛到商場
化成瀏覽的遊人
燈飾是七彩的陽光
水花飛濺暖光
像彩雨飄舞大地上
河畔伸高的樓房
茂密的植林區
一隊隊城市人旅行
隨風上路去
有時輕快有時緩慢
也有時急速
清風用透明的手勢
彈奏著山景水色
路旁她輕輕合眼聽著
看到紅綠黃白的旋律
更新的四季
春夏秋冬的變奏
音樂書籍擁在懷裏
1998.7.2

(選自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香港：呼吸詩社，1998年11月出版。)